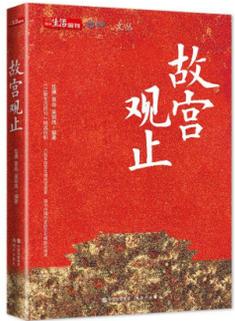


一席流动的盛宴 ——读《故宫观止》有感



但对于我这样的老派人来说,关注的其实不是那些喧嚣的网红现象。故宫的每一块红砖、每一卷书画的背后,是山河,是故人,是春花秋月,是“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”的美丽与哀伤。

如果你和我一样,不把故宫看成一个网红的話,那我们需要知道他的什么?或者说,如果故宫是一条时光隧道的話,我们漫步在这600年的光阴旅程之中,我们需要一张什么样的导游图,才能看清他的前世今生?

这一切,我认为重新发现故宫文化价值的这本《故宫观止》能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求。近年来,随着大众对传统文化的追捧,很多文化研究者、历史学者也写过关于故宫题材的专著,而《故宫观止》一书在人文学者深厚的学养研究基础上,更多了几重媒体人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的新锐视角。既然书名霸气地用了“观止”,意思就是了解故宫,这一本书就已足够了。

这是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历年来有关故宫文

化研究的集成之作。值得一提的是,在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这部纪录片大火之前,他们就已经系统关注到故宫文物的修缮,并用较大篇幅进行了揭秘。

但《故宫观止》不止讲述了文物的修缮,更以讲故事的方式,把历史、文物与人物交融在一起,涵盖了故宫的历史、藏宝、南迁西迁、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内容,可以说是一个全景式、进阶式的有关故宫的微型“百科全书”。

翻看全书,如同一千个观众眼里的一千个哈姆雷特,每个读者都能找到自己最感兴趣的故宫一面。对我而言,了解那些国宝前世今生的命运,了解他们颠沛流离后又岁月静好的存在,是最感兴趣的内容。

“从古代墨迹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书法本身,还有断代史里的社会剖面,逆藏史里的悲欢离合。”文物最大的敌人,莫过于乱世。

书中提到:当年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涛的名义将大量书画文物带出清宫,流落民间,俗称“东北货”,当时在长春街头是以麻袋论价的,

那是文物的价格吗?还有抗战时,一大批故宫文物伴着炮火声远迁到重庆枇杷山里,它们暗无天日的时候,谁听到文物的呜咽?而当盛世来临,社会稳定、经济繁荣、人民安居乐业时,文物的价格就必然上扬。其实这也说明了目前故宫热、文物热的根本原因。

而即使从实用主义的角度,对于一个普通游客,在你初次游或者再次游故宫之前,我都强烈推荐你先看这本书,不然你很难了解一个“真”故宫。

很多人游故宫的首选路线是沿着中轴线从南向北地走。五六个小时的时间,你一路经过了午门、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、养心殿……看那些壮美的建筑,就已经耗去了你所有的时间。那些特展,那些精美的藏宝,你一个可能都没看到。

如果你提前阅读了《故宫观止》,你就可以做一个靠谱的路书。你不会只是跟着人流沿着中轴线埋头前行,你会踱步到那些人烟稀少的角落,像东六宫、西六宫、文渊阁等地方,都

设有展厅,你可以静静地和那些经过悠长时光洗礼的文物对话。

而且就连观展顺序,《故宫观止》也给出了建议:真正的看展顺序应该是先去延禧宫,对《石渠宝笈》有了一个很全面的了解之后,再到武英殿去看书画真迹。

这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审美之旅,同时也是直观地教育普通人该如何领略中华文化之美。故宫作为中国博物馆的“顶流”,如果能在看热闹之余促进你思考,促进你对艺术的鉴赏力,就是文化的力量。

就像外界对《故宫观止》的评述那样,传承600年的文化故宫底蕴,邀请读者进入一场故宫文博视觉盛宴,探寻中国历史的文化根脉与传承。

作家海明威说,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,套用这个句式,我们也可以说:“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去过故宫,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他都与你同在,因为故宫是一席流动的盛宴。”

□蒋敬诗

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,故宫是一个超级IP。

不仅仅是由它引申开来的对传统文化的追捧,还有从它跨界而出的文创概念,都已经现象级产品。用一句话来形容,故宫就是一个“顶流”的文化网红。



□吴佳骏

我的书架上,至今存放着两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“余华作品系列”,一套平装,一套精装,它们曾陪伴我度过了一段乡居岁月。如今回想起来,在余华已出版的长篇小说中,我最喜爱的,还是《在细雨中呼喊》,尽管他的《活着》和《许三观卖血记》已有口皆碑。

去年,他的最新长篇《文城》出版,我第一时间找来读了。不得不说,余华是当代中国作

家中,特别善于讲故事的作家之一,《文城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但是,《文城》虽在故事结构和叙事策略方面,给我耳目一新之感,却依然没有超过《在细雨中呼喊》带给我的阅读震动。

因之,窃以为,《在细雨中呼喊》是余华目前最好的长篇小说,没有之一。而且,我还固执地认为,余华在早年创作的大量中短篇小说,都是在为写作这部长篇做着准备和练笔。

众所周知,余华作品的基调,大都有一种“苦难底色”。即使以第一人称“我”作为视角,叙写童年经验的《在细雨中呼喊》也不例外。他并未在作品中给一群时代少年刷上浪漫主义的油漆,或抹上讨好大众的胭脂。他手中的笔,永远是冷静的,类似医生手中的刀。这使得他写出来的文字,从来都只解剖“痛苦”,而不分担“痛苦”。他也没必要分担,他的目的是要让人看见生活的“病灶”。

小说中的每一个人,手里都拽着一根线

头。彼此交织在一起,形成一张网,罩在孙荡和南门的天空。不管是谁动一下这根线头,每个人的伤口都会滴血。而“我”,既是“网中人”,也是“网外人”,“我”在参与生活,也在见证生活。

从六岁那年起,“我”就被送到孙荡,跟随养父王立强和李秀英夫妇过了五年城镇生活。期间,“我”得以体察成年人的生长困境。那个名叫国庆的玩伴儿,无疑是我的一面镜子。他小小年纪,就学会了给爹看病。但他的孝心换来的,却是父亲对他的抛弃。这些经历,在“我”的心中烙下了不可抹去的痕迹。还有那个老师张青海的遭遇,同样给“我”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冲击。

“我”重新回到南门后,原本以为可以结束之前寄人篱下的生活,谁知,多舛的命运又将“我”抛入了另一个漩涡,令人窒息。

无论是祖父孙有元的跌宕人生,还是父亲孙广才的尴尬遭遇,都充满了“黑色幽默”。

“我”每天都在这种“黑色幽默”中,与哥哥孙光平和弟弟孙光明并快乐着。大人无法理解孩子,孩子也无法理解大人。他们彼此之间都是孤独的,仿佛来自两个世界,却又偏要在同一个屋檐下过活。好在生活并非一潭死水,比如那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女孩冯玉青,以及仗义执言的苏杭和苏宇兄弟,还有曹丽和那个音乐教师,他们与“我”的亲人们一道,共同构成“我”幽暗生活中的“调味品”。“我”也跟他们一起,共同修补着自己的青春时光。

虽然,这些出现在“我”身边的人,后来命运都不怎么好——弟弟孙光明在那个夏日中午去河边摸螺蛳,从此再也没有回来;哥哥在默然现实的残酷后,选择的婚姻,却被父亲搅得乌烟瘴气,还害得哥哥在监狱里待了两年;而“我”呢,好不容易熬到高考恢复,偷偷报名参加,接到录取通知书后,酸楚地离开了南门。走时,只有哥哥一人相送。他挑着铺盖走前面,“我”紧跟其后。一路上两人都一言不

发。整部小说,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,也没有一条主线,全凭时空的转换和片段的连缀。可读完,却分明感觉它又是天衣无缝的。故事、情节、人物均被纵横交错的线网牵扯着,而这线网的总头,就握在余华的手中。

你可以说这是一部“青春小说”,也可以说是一部“心理小说”,还可以说是一部“自传小说”。甚至,你说它不是一部小说,而是一篇长散文也未尝不可。

总之,《在细雨中呼喊》充分调动了余华庞杂的生活经验、丰富的想象力和丰沛的才情。加之“余华式的语言风格”,更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美学气质。它的主题既明晰,又隐蔽,看似在写生存,写命运,写人性,写爱恨,写别离……实则又不仅仅是在写这些,它是不能被简单描述和概括的。

好的小说就是这样,它不只是在挑战你的阅读习惯,还在挑战你的审美和智力。

【荐书台】

创同类出版物之最 重现失传川剧绝活 《川剧剧本稀见档案文献编注》出版发行



《川剧剧本稀见档案文献编注》(共100册)全书。 记者 韩毅 摄/视觉重庆

□本报记者 韩毅

作为我市艺术档案转化的重大成果,一套体量巨大、稀缺性创下国内川剧文献之最的出版物——《川剧剧本稀见档案文献编注》(共100册)于5月11日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。全书共辑录了清末至上世纪80年代的601个川剧剧本,共计1972个版本(含石印、木刻、手抄、复印、油印等)、60000余页。

川剧宝库 创全国同类出版物新纪录

《一只鞋》《一捧雪》《二里坳》《刀笔误》《赠绉袍》《傲文诏》……记者当天走进在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举行的座谈会现场,墨香犹存的新书《川剧剧本稀见档案文献编注》(共100册)被整齐堆放在长桌上,若一本本叠放起来,足有一米多高,全景式“重现”了川剧“唐三千,宋八百,演不尽的三列国”的浩繁剧目。

为进一步传承弘扬川剧文化,让更多人了解川剧这一优秀民族艺术,2019年起,该院在院藏川剧剧本数字化和系统整理的基础上,组织了数十位专家、学者,开始编著集《川剧剧本稀见档案文献编注》。最终,历时三年,在专家学者的辛勤劳作下,《川剧剧本稀见档案文献编注》(共100册)出版面市了。

“该书以体量之巨和稀缺性,创下了目前川剧文献全国同类出版物之最,并于2020年获批四川出版发展公益基金会资助项

目。”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院长刘德春说。

原稿呈现 重现失传的川剧绝活

翻开这一川剧剧本文献,记者看见,该书内容十分丰富,囊括了传统剧目、新编剧目、移植剧目、现代剧目等各个类别,甄选了川剧“五袍、四柱”“高腔四大本”“弹戏四大本”等有代表性的剧本,展现了昆腔、高腔、胡琴、弹戏、灯戏五种不同声腔,以及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不同角色的表演技巧。

尤值一提的是,该书采用原稿文献影印加内容说明的形式呈现,每一剧目之前,编者都对该剧及其不同版本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简要说明,包括剧目名称、别称、规模、声腔、剧中主要人物、剧情简述、版本情况等,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稿的版本特色。

“你们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。”座谈会上,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川剧代表性传承人、二级导演、年近九旬的夏庭光激动地说。

这批文献包括了重庆地区清末以来许多重要的剧作家、川剧表演艺术家对川剧剧本进行整理、修改、创作的成果,很多都是第一手而且是独一份的资料。这些不同的作者在不同时期对同一剧目不同剧本的修订,对考辨川剧源流、认识中国传统戏曲的形成方式有着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。

“书中还重现了不少失传的川剧绝活。”夏庭光说。如在《化皇宫》剧目中,剧中“济公”要翻一个“欢喜筋斗”,筋筋斗对于川剧演员来说不是难事,但读者细研本书后会发现,演员在翻筋斗时,身上的袈裟先是飞起来,翻完后,要正好落在身上。“如此绝活,在今天的川剧舞台上已很难看见。”他说。

“又如,在川剧《荆轲刺秦王》中,秦始皇要画八宝脸(花脸脸谱之一,秦始皇在川剧中的专用脸谱),因其十分复杂,过去的师傅画一张脸也要10多个小时,而现在化妆师已很难完成,本书中对其却有记载。”夏庭光介绍。

传承弘扬 学术及历史价值俱佳

“大戏《班超》中班超之浩然正气;《美奴

传》中美奴之刚烈脾性;《红梅记》中慧娘为爱之大胆、无畏和彻底……”通读这本书,许多剧本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”座谈会上,知名文艺评论家吕岱称。

他说,随着这套书迈入这么大的一个川剧剧本文献宝库,周慕莲、周企何、李文杰、阳友鹤、薛艳秋、张德成、周裕祥等整理及口述的剧本与条纲,不仅可以让读者看到川剧艺术名家各自“看家戏”“拿手戏”的不同剧本样态,还可以让读者看到不同编剧和导演删减、修改的批注和说明,以及同一剧目的不同版本。这为川剧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极大空间。

重庆市戏剧家协会原主席申列荣称,川剧艺术博大精深,从书中可以看到巴渝文化的精髓,“保护传承弘扬民族文化,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用行动做了很好的实践。”

“作为一名戏曲研究者,两年前,我就开始关注这套书的出版。该书一次性集纳了清末至上世纪80年代的601个川剧剧本文献,很多文献十分珍贵且很难找。因此,这套书对研究者来说,学术价值很高。”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张志全说。

座谈会上,秦敏、段庸生、唐德正、黄晓东、张学文等知名专家学者,对该书均作出了较高评价。他们认为,该书不仅为川剧理论研究者、表演工作者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,更对川剧的传承保护弘扬大有裨益,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、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。



电子书、有声书
扫码即可阅读、收听

【对话作者】

8种动物 8个故事

《动物忧伤》传递温暖和希望



陈仓

□本报记者 赵欣

“我们家不太一样,猪圈非常显眼地设在大门前边,而且没有栅栏……”近日,作家陈仓的长篇散文新作《动物忧伤》由重庆出版社出版,该书独具风格的叙事方式令人眼前一亮。4月底,陈仓接受了重庆日报记者专访,他表示,希望通过这组动物故事,为社会传递一些温暖和希望。

陈仓是陕西丹凤县人,现任上海青年报社《生活周刊》主编。他20岁开始写诗,40岁开始小说创作,曾获中国星星新诗奖、冰心散文奖、三毛散文奖等多个文学奖项。他的作品以直指人心见长,“进城系列”小说更是感动了无数读者。

陕西老乡贾平凹说,陈仓是“把故乡在脊背上背着到处跑的人”。在新书《动物忧伤》里,主角虽是动物,但从全书开篇起,故乡依然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。“这也是我感情的自然流露。一方面,书中的‘我’对每种动物的记忆都从故乡开始,它们牵连着父母叔婶、儿时伙伴、熟人社会;另一方面,每种动物的归宿却都在城市结束,它们又牵连着大都市新的家庭和社会关系、生活。”陈仓说。

开始创作这本书是在2020年的春天,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陈仓回陕西与父亲团聚的计划。“我只能留在上海家里,心里却放不下陕西。正好在那之前不久,有朋友建议我写动物的故事,于是我从大年初一开始,每晚5小时回忆、思考、码字,便有了这8篇故事。”

8篇故事以8种动物为题,主角分别是猪、猫、鼠、羊、牛、狗、鸡、蛇。为何选择它们?陈仓的答案可谓质朴。“我是一个放牛娃出身,又学了4年畜牧兽医专业,而且我们家在秦岭南麓,过去自然环境比较好,狼、蛇、老鹰、麋鹿、獐子、野猪、锦鸡、果子狸,司空见惯,猪、牛、羊、鸡更不用说。我从小就和动物打成一片,几乎是同起同宿。书中这8种动物都很普通,却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,甚至生死攸关。”

他笑着补充:“这8种动物有一个共同点,都会在家里出没,甚至是家的一部分,有的其实是家庭成员,它们与人的命运有紧密的交缠。当然最关键在于,我非常熟悉它们,我小时候养过猪和鸡,放过牛和羊,又学过4年的畜牧兽医。畜牧兽医专业主要学的,就是如何饲养家畜,如何给它们治病。”

从文学的意义来讲,他选取8种动物也自有深意。“猪的豁达、猫的陪伴、鼠的生命力、羊的温暖、牛的忍耐、狗的忠诚、鸡的勤劳、蛇的神秘……我觉得这些动物的特质都值得人类学习,它们虽为异类,但某些天性绝对超过人类。人类之所以是高级动物,关键就在于强大的学习能力。其实,任何一只生命,无论一只蚂蚁还是一头大象,无论一只麻雀还是一个人,在世界上活着的权利是平等的。有时候看似是一只动物,它却有着人的品质;有时候看似是一个人,他却有着动物的本性。人和动物永远是分不出高低的,划不清界限的,我们的命运总是相互纠缠的,所以人和动物要相互善待,要彼此尊重。”陈仓说。

在陈仓笔下,老鼠不再人人喊打,却成了在黑暗的夜晚陪伴孤身在家的少年玩耍的伙伴;它们为他跳舞,他给它们吃爆米花,一只小老鼠不小心踩了炉火上的铁锅,“抱头鼠窜”。他笔下的猫也个性特别,尤其是野猫,作为另外一种存在,它不接受人类的饲养,拥有自己的领地,独立地生活在大自然中。

通过对人与动物关系的诗意表达,陈仓希望更多人能从其中思考人与动物、人与人之间究竟该如何相处。“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我写得最好的,起码是最真诚的、最有善意的作品。总的来说,这组文章看起来不过都是动物的闲话,但我相信,在这个喧嚣的时代,那些琐碎的趣事,一定会多少勾起人们心中最深的情感,直抵灵魂,从而传递一种淡淡的悲悯和伤感,同时也让人感到温暖和希望。”